

御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祕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古今宮闈祕記卷七目次

闈寺類

奄之稱士

嫪毐

趙談之惡袁盎

奄人任用之始

宮掖用士人

黃皓以賄免死

不爲李蔡改行

高力士

胸上七熟子

闈寺類 目次

奄爲天疾

枕一宦者臥

宮人匹偶中宮

朱伯厚

閹貢厲責張讓

蠻貊盡忠

王綱壞矣正坐此屬

以節儉示子孫

香玉能笑號

一



3 0614 6724 1

688348

古今宮闈祕記 卷七

二

芳林十哲

食瓜蠅集

朱崖柄用之借力

田令孜爲帝父

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郭崇韜之死於中人

誅閹預兆

奄人有三師三公等官

宦者七千餘人

南漢宦官之橫

趙海進藥丸

豬心肝作人心肝

恥爲閹人指使

朱能之妖妄

舜舉之責王珪

懼爲袁盎笑

太尉足香

勿專任宦官

嘲押綱張殿侍詩

張遜 張茂則

隱相

媼相

理中丸幾千斤

楊戩前身是蝦蟆

禁中巨人

天民爲閹人所戲弄

丁丁董董

中人嗜學

梁疏之交通宋人

寵閹市恩

鄭和

椽人有妻

王振之恣橫

賈斌請刊忠義集

跋兒干

願歌南風

南婦碎琴

楊繼宗不屈閹宦

阿丑譎諫

擣蒜燒葱之諺

賓主易位

忘恩橘

內閣待中官之禮五變

張敏之保全孝宗

老伴來矣

累朝金七霍俱盡

孔孟之主使

黃白米各千百石

古今宮闈祕記 卷七

四

頭陀卜相

南巡略女

迎活佛不至

鮑忠善詩

王進德有儒者風

張維詩

通篆籀六書之學

史斌能書有焚券之義

宦官春帖

中人加欽差銜

御世仁風

破齋得禍

陳奉之慘酷

魏忠賢之生祠

御鑪揆月供辦

考中官亦用制義

媚璫實蹟之紅本

暖手

中官多閩人

高時明善壁窠書

劉奄善治匾食

錢俊述宮中事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賣友換孔雀翎

內監直言被誅

李蓮英

印劉之寵愛

馮某

閣寺類目次

古今宮闈秘記 卷七

古今宮闈祕記卷七

闈寺類

奄之稱士

周禮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王嚴叟曰。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豎五人。闈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橫而莫制。奄爲天疾。

周禮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王氏曰。鄭氏以奄爲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焉。與籛條蒙繆戚施直縛聾瞶司火瞽朦修聾同。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況於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賈氏曰。以其



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官婢。或曰奚宦女。按鄭氏以奄爲天疾。非後世之用刑人及自宮求用之流。於此見古聖人之立法。未嘗不善。然蒙有疑者。當周之時。安得有如許天閹供職宮中耶。

嫪毐

呂不韋傳。不韋爲相國。號稱尙父。始皇帝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

枕一宦者臥

漢書。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臥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趙談之惡袁盎

漢書。袁盎傳。盎爲中郎將。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宮人匹偶中官

漢時。宮中有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武帝戲之。責以爲女而男淫。後世宮人。率與中官爲匹偶。其醜甚於夫婦。

奄人任用之始

宦者傳。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故以金璫右貂。兼領卿領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以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闈房闥之任也。

朱伯厚

後漢朱震傳。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並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宮掖用士人

文獻通考。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

閔貢厲責張讓

獻帝春秋。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牽騎追之。比到河上。天子饑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責張讓曰。君以閹官之隸。刀鋸之賤。越從濬泥。扶持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却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奸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黃皓以賄免死

蜀志董允傳。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嬖佞慧。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書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九年卒。陳祗代允爲侍中。與祗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收將殺之。而皓厚賄艾左右。得免。

蠻童盡忠

顏氏家訓。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沉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不爲李蔡改行

陳書蕭引傳。引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王綱壞矣正坐此屬

唐書竇懷貞傳。懷貞性詔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奸。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

高力士

唐書宦者傳。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罪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旣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元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寶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值。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

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裏。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饗。帝或不名而呼將軍。河間男子呂元晤。更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元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

以節儉示子孫

唐郭提。高力士傳。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

胸上七黑子

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首共泣曰。與汝分別。

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我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汝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待見汝。慎勿忘却。即與訣別。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接。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

香玉能笑號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方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疑之。方以夢語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蹶然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輔國所居里巷餘

香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辟邪。輔國所嬖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升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芳林十哲

撫言。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食瓜蠅集

唐書武儒衡傳。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朱崖柄用之借力

幽閒鼓吹。朱崖在維揚。於監軍使楊欽義致禮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固與之。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田令孜爲帝父

唐書。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昧。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濟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

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臣無在者。惟佞鄙皆貪。相與備員。儉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

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五代史宦者傳。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闕。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悉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

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爲國計。惜此庫錢。資以成王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惜此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妻。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詔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倣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

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惠。

郭崇韜之死於中人

五代史郭崇韜傳。莊宗征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

崇韜。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政。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敕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

誅閹預兆

稽神錄。天福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閹宦。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

市。聚語諠。厖如前所聞。

奄人有三師公等官

十國春秋南漢陳延壽傳。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用者。由是奄人十倍於乾和時。諸使名不啻二百。有三師三公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爲門外人。

宦者七千餘人

聞見後錄。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鐸有宦者七千餘人。始有爲師保者。鑾祖旣縛鐸以來。鑒其禍。內侍不許過供奉官。

南漢宦官之橫

井觀瑣言。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者。大抵皆宦官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饌。

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富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群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煜言腐身熏子以自銜達云爾。

趙海進藥丸

宋史錢氏世家。俶入朝。屬久病家居。有黃門趙海被酒。造其第求見。因出藥數丸。謂俶曰。此頗療目疾。願王即餌之。俶即餌焉。旣去。家人皆惶駭不測。俶曰。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

猪心肝作人心肝

談錄。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眞珠。內夫人潛於窗中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人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

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他宮人必效尤。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持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恥爲閹人指使

王博文傳。博文子疇。字景彝。以父陰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恥之。疇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檢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奸。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

朱能之妖妄

宋史。周懷政。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爲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誑之。懷政大惑。拔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

舜舉之責王珪

宋史。宦者傳。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爲內侍。仁宗使督工冶金爲器。旣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實錄院。郭達討交州。以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書。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算。會達貶。亦降左藏庫副使。時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更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

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懼爲袁盎笑。

劉敞傳。敞判尙書考功。亦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

太尉足香

東坡志林。方李憲用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兪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

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爲李憲潛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詔我不太甚乎。

勿專任宦官

沈起傳：起爲監察御史。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宦省。勿專任宦官。

嘲押綱張殿侍詩

墨莊謾錄：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張遜 張茂則

野客叢談：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案少游論：謂當時士風。

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隱相

宋史宦者傳。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多寫書畫卷軸於外書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文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

媼相

老學庵筆記。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

人謂之媼相。

理中丸幾千斤

老學庵筆記。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異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曰故以戲之。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童貫旣敗。籍其家資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他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耶。

楊戩前身是蝦蟆

老學庵筆記。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肩鑰周密。每暑時設浴具。及藻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室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以銀香毯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

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禁中巨人

聞見後錄。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夜久有巨人呼云。我遇人必撒裂之中。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墮一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藏所藏鐵幘頭也。趙正之曰。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云。

天民爲閹人所戲弄

癸辛雜識。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者闖戶。將大璫張利省之命。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旣甚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爲閹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蜜筐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楮幣薪米酒穀。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璫

故令先怒而後喜之耳。

丁丁董董

西湖志餘。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途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爲明皇。閭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奉迎。如櫻桃晏。即於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晏櫻桃。如賞荷花。即取西馬塍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歎曰。宮女翠花俱散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匣貯。以侍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明過於柵子燈。上大善。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

數疋。剪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撲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中人嗜學

遼史宦官傳。王繼恩。棧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陁。並使闖爲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尙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梁琬之交通宋人

金史。梁琬。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

者唯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平。始以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琬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琬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琬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琬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者。皆命執于軍中。海陵遇弑。琬與信皆爲亂軍所殺。

寵闈市恩

元史宦者傳。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阿裕爾實理達臘。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要譽一時。請於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旣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設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鄭和

明外史宦官傳。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舉兵有功。擢大監。有智略。知兵習戰。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以永樂三年六月。統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舶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汎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蕃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賊首。帝大悅。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兇暴。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覺預爲備。祖義率衆至。大敗被擒。衆五千盡馘。至是獻俘。詔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復命和偕景弘等往賁諸國。諸國皆恭順如初。獨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侮慢不敬。謀殺和。和覺而去。及和歸。復經其地。遂誘和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內虛。且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反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

矣。衆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統二千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列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刼和舟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國威德。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懼。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既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其前僞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已。率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與戰。賊敗奔。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刺。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鎮海外。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而蕃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十七年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春。阿丹祖法兒等十六國朝貢。將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命和齎勅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蕃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

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蕃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和偕王景弘往。乃復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阿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勃。利彭。享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自古奉使絕檄。擒王擢敵。數建奇勳。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聲教漸不及遠。殊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世盛事云。

緣人有妻

雙槐歲杪。宣德中。賜太監陳燕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晤。東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元晤擢

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臨哭。由是觀之。緣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王振之恣橫

明史紀事本末。英宗正統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旣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頰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震澤紀聞。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賈斌請刊忠義集

大政紀。景泰元年。閏正月。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請法太祖。除去竊柄。闡宦。專備灑掃。集歷代直諫盡忠守節及恃寵宦者。撮其尤。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能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尙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觀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爲原籍。

跋兒干

明外史曹吉祥傳。跋兒干。本降蕃。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敵反攻。射內使黎定。旣又爲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

願歌南風

彭公筆記。庚辰年四月六日辰刻。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先帝。最精於琴。是

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各叩頭而出。

南婦碎琴

酌中志略：憲廟好琴奕書畫。司禮監太監戴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也。最精於琴，而楷書筆法與沈杜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偏游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休沐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庭南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暄，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而將所携善琴，即於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琴事矣。其絕技服人如此。戴之名下，黃太監獻號梧岡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於琴，有譜行於世。

楊繼宗不屈閹宦

畜德錄：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掬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

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阿丑譎諫

明史紀事本末。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酒如故。又曰。駕至。酗酒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怕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擣蒜燒葱之諺

嵩陽雜識。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地。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喜。遂得進陞。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賓主易位

客座新聞。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甯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

爲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忘恩橋

客牕偶談。中官初入選。進中華門內。有橋曰皇恩橋。謂從此即受皇恩也。俗呼曰忘恩橋。以中官旣富貴。必讎其所恩人。蓋醜詆之也。

內閣待中官之禮五變

金臺紀聞。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堦。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張敏之保全孝宗

明史憲宗紀。紀氏。孝宗母也。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紀氏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愛女史。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妬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妊。即妊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氏應對稱上旨。上悅之。就藏幸焉。有身。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默俟數月。令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瘕。終以貴妃譖。謫居安樂室。孝宗生。紀氏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能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尙不敢剪其胎髮。惟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鑒。歎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耶。上叱安得有敏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偷能保。子現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室宣旨。紀氏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舁之行。旣至。孝宗髮

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

老伴來矣

明外史。覃吉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

累朝金七窖俱盡

明外史。梁芳者。憲宗朝內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詔萬貴妃。務爲淫巧。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妖大李孜省。僧繼曉。皆由芳進。共爲姦利。每以中旨授人官。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躍至太常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劾芳及繼曉。

帝怒下之獄。已星變。言者復數十人。俱不報居。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獨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豈糜費耶。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帝許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

孔孟之主使

明外史。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爲長隨。上疏請革傳奉官。爲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且與宮人戲。鼎心怒。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張皇后銜鼎。鼎奏言。二張私人。禁掖無人。臣禮皇上。若用臣。臣必有以報。后遂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有主使乎。鼎曰。有。問誰耶。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龐沖。御史吳山。及尙書周經。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先後論救。俱不納。后竟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

黃白米各千百石

明外史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蠱帝。帝頗信其術。皇親以下皆父事廣。廣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鉅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遶之。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任廣如故。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既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求之。得賂藉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廣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黃米者黃金。白米者白銀也。帝怒下法司。究交結廣者。於是給事御史疏糾武臣保國公朱暉以下八人。文臣吏部尙書屠滸以下二十餘人。壽寧侯張鶴齡爲解。帝寢勿治。

頭陀卜相

無錫縣志。鴨城華氏傭。曰。傭侶甚勤力。久之辭去。爲頭陀。以下相術游四方。從一貴璫入京。劉瑾召問之。頭陀知不可正忤。請問言曰。公相貴不可言。僧又不敢言。恐公

見縛付西市也。瑾心竊喜。居之密室。頗參計畫。及瑾有異謀。爲辭誓神。頭陀遂竊之。以告張永。因發其事。瑾旣誅。將召論功。已遁去矣。

南巡畧女

明外史。吳經從帝南巡。先至揚州。奪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密偵諸寡婦處。女在所。夜半詐言。駕至。令通衢燃炬。經遍入所偵家。略諸婦女以出。納府中。號哭震遠近。尋分送院寺。設以金贖。貧者或忿恚自經。

迎活佛不至

明外史。劉允者。武宗朝司設太監也。正德十年。奉刺往烏思藏。迎番僧號活佛者。賜法王金印。以珠琲爲旛蓋。黃金爲器皿。所齎珠寶金幣。以百餘萬計。內府積貯爲空。廷臣交諫。不聽。舟至臨清。運艘爲之阻截。比入峽。艍艫連屬二百餘里。住成都歲餘。治入番供具。又以數十萬計。公私匱竭。旣至。其僧懼中國誘誅。不敢出。允怒欲脅之。爲番人所襲。盡亡其寶賂器甲。將校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得良馬走。

免及歸。武宗已崩。允遂獲罪。

鮑忠善詩

酌中志略。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也。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飄颻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蟆式者。鮑恒伏如几案。今見存焉。世廟雅尙文學。久乏當聖意者。適有親近大臣祭陵回。以忠姓名學行奏薦。特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躰八望。九尙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聖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憐其老。箭力微衰。予告和第。令其終云。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爲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爲多。

王進德有儒者風

酌中志略。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潔雅。門無俗賓。每休沐之暇。即闔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

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遵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讓坐設榻。皆欣然不厭煩。宛然有儒者風。

張維詩

張太監維者。號範吾。北直霸州人。嘉靖三十八年。選入爲司監。掌印張宏名下。幼博好書。最爲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邸位下。萬歷初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筆孫德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處之泰然。神廟甚眷注之。慈聖老娘娘造有天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前往湖廣之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於琴畫。往還廉諍。驛遞德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神廟於乾清宮西廊。上問曰。你本官三年事畢了。維跪奏曰。仰荷聖恩。得獲令終。臣等存歿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責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爲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曰。此是聖德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怒不息。他亦不能成功。上曰。你以他三年除事畢。作一首詩來。我看。

維卽擬題榮哀感慕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輝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深感照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微。維嘆鸚鵡詩云。憔悴君家歷歲年。翠襟蒙寵自須憐。能言背信爭如鳳。鉤喙應知不數鵝。千里雲山迷隴樹。幾回魂夢遶秦川。稻梁未必虛朝夕。眞爲樊籠一泣然。題鬪促織詩云。自離草莽得登堂。賢主恩優念不忘。飽食甕城當養銳。怒臨沙塹敢摧強。敵聲夜振髭仍奮。壯氣秋高齒漸長。眠底孳餘平剪後。功成誰服論青黃。至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爲車轢傷。又見近侍小臣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耽耽未艾也。遂上章求退。不允。但着於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尙未瘳。始准私家調理。遂益哀法書籍。晝不釋卷。而夜自篝燈。咿唔少倦。仍默看。至丙夜方寢。鷄甫鳴。則復興矣。至晚年。兩自爲朦。尙能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歷四十一年冬卒。享壽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雪齋等書。行於世。

通篆籀六書之學

酌中志略。凡內臣姓朱者。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於王太監安爲同官。陞御用監武英殿掌房。升多學博識。通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門無雜賓。天啓五年卒。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札。達大體。精於賞鑑。奢於交際。積書甚富。名人字畫古帖頗多。

史斌能焚有書券之義

酌中志略。秉筆史太監斌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得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游。喜琴奕。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好秉筆。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讚揚之。聖意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謝恩任事。是日。值有緊要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奉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啓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薦陞秉筆。後憚其廉

介。退斥之。史性儉素。曾與米萬鐘契厚。貸史銀可七八百兩。米終身困躓。未能償而終。史即焚其券。都人多稱爲史義舉也。

宦官春帖

見聞錄。嘉靖末年。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中春帖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蓋重三公之能諫耳。宦官知敬正人。亦自不群。

中人加欽差銜

攬蒞微言。近來中人執柄者。其外直房在皇城東河邊。人遂稱爲河下。如陛下閣下之比。萬歷初。司禮馮保顯政。章奏中事關馮者。必以欽差加其銜上。擡頭與聖旨並。不然。馮輒怒。

御世仁風

酌中志略。金太監忠。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萬歷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備鳳陽時。曾製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彷彿如帝鑑圖說。

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寫作也。壽七十餘。卒葬於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嗚呼藍田耕夫之墓。

破齋得禍

見聞錄。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兒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飲。強之食。始破葷血。未幾遂論奏下獄。

陳奉之慘酷

明外史。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沙及錢厭鼓鑄事。奉兼領數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乃伺奉自武昌抵荊州時。聚數千人。譟於塗。競擲瓦石。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燁文。荊州推官華珏。荊門知州高則異。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亂。帝爲逮珏任重。而謫商耕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

甫妻楊氏慕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讎。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二十八年正月。奉奏武昌民千餘。於去年臘月蜂湧。臣署拋磚擊臣。僅以身免。二月。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湖廣激變情形。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人家臥房。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府內。王生員之女。沈生員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湧至萬餘。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乞大沛弘仁。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奏疏誣之。即降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劾之。翰并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合疏爲之。翰等言。帝不聽。緹騎逮訊。

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於衢。衆復相聚萬餘。圍奉公署。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可大護奉。燔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賣。徵三解一。病國剝民。帝始從道言。召奉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以工部侍郎趙可懷代。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去。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多與徒衛。巡按立賢議留奉行囊簡。其數上聞。監司力沮之。乃已。可懷已入境。亦使人導之出疆。楚民無不恨。可大可懷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懌。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京歸。之翰卒瘦死。當奉劾商耕等時。臨清民亦譟而逐馬堂。馬堂者。天津稅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亡民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鯨臂諸儉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

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縉芳劾其九罪。不問。

魏忠賢之生祠

兩朝識小錄。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爲父。忠賢目曰乾兒。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爲立祠。自永恩祠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水。偏於寰宇。至杭州。建於關壯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肺則以金玉珠寶爲之。髻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之。其可笑如是。

御膳挨月供辦

天啓以前。凡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東廠者。三三人輪辦。崇

禎初。改由尙膳監。十三年復照舊例。按月供辦。

考中官亦用制藝

夏試隨堂秉筆時。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顧三聘者。亟欲陞遷。託之己名下王鼎建。代作選於衆舉。臯陶文巡綽發其狀。李奏知立將三聘責斃。降鼎建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季。褫職逮於獄。

媚璫實蹟之紅本

上旣處分魏奄。閣臣僅以四五十人爲餘黨。列案以請。上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爲題。皆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纍纍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蹟也。於是案所羅列者甚廣。

暖手

一日。錢守俊侍上。天甚寒。上顧之曰。汝寒否。曰寒。命取一暖手賜之。且諭之曰。合此於掌中。以籠袖。則通體俱暖矣。守俊謝恩。暖手雄黃之最明透者。大如餅。重七兩。試

之果然。

中官多閩人

淨身男子。大約閩人居多。崇禎十七年中。選三次。增萬人。每歲月米增七萬二千石。靴料銀增五萬。其未選中者。散於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俗稱無名白。

高時明善擘窠書

司禮監掌印高時明。善擘窠書。元年五年。大內新懸扁額。皆其筆也。

劉奄善治匾食

翊坤宮內侍劉某。善治匾食。進御者。必其手造也。

錢俊之述宮中事

掌東廠太監盧際九侍上。上問爾有幾小厮。曰五人。曰召至叩頭。上指最小者曰。是厮小有靈巧。姓錢氏。守俊名也。其人每述宮中事爲詳。燼宮遺錄爲俊所述。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敬事房太監者。專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與后交。敬事房則第記其年月日時于冊。以便受孕之證而已。若幸妃之例則不然。每日晚膳時。凡妃子之備幸者。皆有一綠頭牌。書姓名于牌面。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同。或十餘牌。或數十牌。敬事房太監舉而置之。大銀盤中。備晚膳時呈進。亦謂之膳牌。帝食畢。太監舉盤跪帝前。若無所幸。則曰去。若有屬意。則取牌翻轉之。以背向上。太監下。則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監。乃之以駝妃子入帝榻者。屆時帝先臥。被不複腳。駝妃者脫妃上下衣皆淨。以大氈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氈。妃子赤身由被腳逆爬而上。與帝交焉。敬事房總管與駝妃之太監皆立候于窗外。如時過久。則總管必高唱曰。是時候了。帝不應。則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則妃子從帝脚後拖而出。駝妃者仍以氈裹之。駝而去。去後總管必跪而請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則總管至妃子後股穴道微按之。則龍精皆流出矣。曰留。則筆之于冊。曰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備受孕之證也。此宮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圓明園。則此等儀注皆廢。可以隨時愛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遞

仍照舊也。所以帝皆住園時多。必至年終始回宮。一至二月中。又幸園矣。沿此前明宮禁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孫淫逸之行。遂因之。

賣友換孔雀翎

乾隆帝之幸江南也。有內侍江姓者。精拳勇。號萬人敵。常侍帝遊幸。頗寵信。揚州綱總與通譜。結爲兄弟。骨肉至交也。帝還京後。江太監以竊宮中珍寶事逃去。勅下步軍統領五城查拏。江思睨我者。惟揚州綱總江某。往投當得保護。既至揚。綱總大爲歡迎。設盛筵。欸之飲畢。邀至密室。謂曰。君事大不妙。我處耳目多。藏匿非計。不如逃至海外爲佳。今奉黃金千。乘夜卽行。至某處海口。有我商號在彼。可設法也。遂以金屬江圍腰中。導至後門出。門外乃甬道。夾牆皆高三丈許。旣出。即聞闔門聲甚厲。江心動。恐甬道中有埋伏。乃一躍登牆。孰知上亦伏勇士數十人。見江上牆。挺擊而顛。縛而獻于巡鹽御史。奏聞。帝賞綱總布政使銜孔雀翎。同業中無不以爲至榮焉。蓋彼時鹽商中僅此一枝孔雀翎也。

內監直言被誅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殺奏事處太監寇進才于菜市。太監有兄在琉璃廠松竹齋紙店爲夥。予詢其故。寇曰。余弟違例上奏。條陳十事。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請還宮辦事。請罷修鐵路。請革李鴻章職。請續修戰備。與日本戰。不倫不類者十條。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見其文理不通。且多別體字。乃信之。卽親訊之曰。爾不知祖制。內監不准言政事乎。曰。知之。然事有緩急。不敢拘成例也。慈禧曰。爾知此爲死罪乎。曰。知之。拚死而上也。慈禧太息曰。旣如此。不怪我太忍心矣。卽命交刑部照例辦理。至菜市。脫一碧玉搬指贈劊子云。費心從速。又以玉佩一金表一。贈同事內監之來送者。從容就死。神色不變。年甫十八也。慈禧本甚愛此人。所以親訊者。冀其乞哀而生之也。而孰知其至死不變。強哉矯。此眞所謂北方之強歟。至其所爲。亦不免受小說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謬。皆無足責。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

印劉之寵愛

孝欽最寵用之內監。其先爲安得海。後則印劉李蓮英小德張三人印。之寵眷實在張李以上。以其早死。聲名遂不甚昭著。印爲直隸河間府人。性機警。略通書史。於時局形勢。頗能知其大凡。孝欽在宮內。無可與語者。李張輩不過承意。供使令而已。故尤樂與印談。孝欽素猜疑。且守歷朝內監不得干預朝政之訓。遇有疑難。輒借端論列。印亦默喻其旨。爲之罕譬曲喻。以彼證此。以是多所啓沃。孝欽甚倚重焉。印初患石淋症。延西醫割治。得愈。比再發。而醫謝不能治。以是竟死。時侍孝欽在萬壽山。乃命以竹輿舁之下山。親自送之。賜坐小舢板出園（頤和園各船有平頭船。望江南小舢板。種種名式。小山板。卽洋划子。非王公親貴不蒙賜坐。與紫韁黃韁等。賜同爲異數。）臨別時。孝欽殷殷慰諭。因而下淚。其時予友吳某供差頤和園。曾親見之。印死後。孝欽鬱鬱不樂者逾年。李侍側亦屢因事受呵叱。李嘗告人曰。小劉在日。咱屢次受他的氣。到今日死了。還連累咱家。真正可惱。故宮中當日有死劉氣煞活李之謠。

李蓮英

清孝欽時。內監李蓮英聲勢煊赫。然爲人頗謙藹。遇王公大臣。輒爲恭謹。亦未嘗傾陷正人。光緒初年。海內宴安。孝欽頗事遊晏。一日召軍機欲修某處園亭。限期竣工。命與工部籌辦。時奕譞領軍機。遵旨向工部尙書某籌議。以需款過巨。庫帑復支絀。而慈意甚決。又不敢違。竟日無法解決。譞曰。無已其商之李乎。遂於次日偕工部堂司各員集朝房。令內侍召李。良久李至。執禮甚恭。譞告以慈意。並述至難情形。及請其轉圖意。李謝曰。此大事也。王爺面奏。無不允者。奴才何人。安敢語此。王曰。汝苟得便。第略言之。不相強也。李沈思良久曰。老佛爺事多。此項工程。或偶然興。至欲修理耳。如不再催。似可暫置。奴才終不敢言也。譞曰。諾。敬俟後命可耳。久之。孝欽亦不覆問。蓋李已從中取消云。李爲孝欽信任。親貴大臣。莫不致禮。光緒甲申以後。興練海軍。李相實主其事。海軍成。奏請欽派大臣校閱。孝欽命醇王至天津閱兵。令李隨往。明日伺候。實監察也。李相預備行臺。王與李居處一切。均無軒輊。其稍異者。但閱

兵時王坐於前。李立於後而已。及庚子西幸。陝撫某辨皇差。爲李備行館器具。一切均極精潔。前站某王見之曰。此豈可居李總管耶。命速更易。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但黃緞鋪墊。改用紅緞可耳。其勢耀如此。至今西安人猶能道之。孝欽不豫時。景帝侍立於旁。李在內供奉。孝欽笑曰。我病恐不起。俗云。以人肉煎湯服之。便愈。語畢。視景帝。景帝默然。李退後。卽請假。后遣太監德存往問。德報曰。李憂后體不豫。驚臥不起。越數日。孝欽漸痊。始探悉李曾割股肉煎藥。孝欽聞之。歎息者再。於是益疎景帝而愛李。

馮某

載漪嘗詔事太監李蓮英。使在孝欽前陷景帝。李終不忍。太監馮某。豺狼性成。於孝欽前每有獻計。孝欽亦頗爲所動。立大阿哥之事。馮實居禍首。李嘗謂人曰。我在太后前。則惟有順旨。絕不敢逢惡。外間人皆詛罵我。殊不知我實爲馮所賣。某尙書聞而笑曰。惟順旨便是逢惡。李聞之。默無一語。戊戌事敗。景帝聞耗。驚絕。跪求計於李。

李曰。求馮。馮對曰。恐不可活。景帝入後宮。欲自殺。俄侍衛擁至。遂被困禁。繼孝欽太后召近支王公及徐相。桐端王。載漪。大學士王文韶等。欲飲景帝酒。頃侍衛擁景帝至。內監有見之者。謂此時面如死灰。喘息急促。着一履。孝欽太后欲親賜酒。羣臣皆呼萬歲。王文韶等抵死不奉詔。近支王公亦從而和之。遂得免。庚子之役。孝欽太后欲殺王相者。或即影響於此時也。譚林等死。孝欽太后仍欲賜景帝死。各省督撫皆報不可議。遂寢。

